

秋霞圃紀事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震鶴 著



秋
震
南
紀
事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震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霞圃纪事/朱震鹤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7-208-15262-5

I. ①秋…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0046 号

责任编辑 舒光浩 屠毅力

封面设计 胡 斌 刘健敏

秋霞圃纪事

朱震鹤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193,000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262-5/I·1738
定 价 55.00 元

序

赵春华

这真的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给别人的书写过序言。所以，当朱震鹤从杭州回来把一厚沓打印好的书稿放到我面前并要我写个序言时，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答允吧，怕出洋相，写了个不是序的序；不答应呢，怕负了一辈子的情与谊。两难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是个重情义的人。

我还是把跟他近一辈子的交往与交谊写出来，也许有助于读者对他书稿的理解吧！

朱震鹤和我是老乡，两家离得不远，他出生在嘉定仓桥，我出生于嘉定马陆陈村，都是“乡下人”。1956年，两个互不相识的乡下孩子考入了当年上海市重点中学嘉定县第一中学，在初中时一起出过学校的黑板报，都喜欢文科。1958年学校发起万首诗歌运动，择优结集，名曰《学生诗选》，我的诗歌被选用4首，他则有7首入选，可见其文采非凡。到高中时，我俩在同一个班级，考大学时，都想考北大中文系，他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结果考上了天津大学土木建筑系，我则如愿以偿，忝列北大学子。两所大学相距不远，故两人也

偶有往来,但大学毕业后,他在杭州工作,我在江西铜鼓县的山沟沟里谋生,十余年没有交集。直到1980年我从江西调回家乡工作,两人才慢慢地又有了来往,特别是近十余年里,他只要回故乡探母,必告知我,且总挤出时间一聚,而我只要到杭州,也总要和他相聚于西子湖畔。

他见我60余岁还开车,回杭州下决心也学会了开车。但每次回家(嘉定),我总当他的车夫。我到杭州,他带我游西溪湿地,甚至去了莫干山,去了兰溪告天台,去了很少人知道的新叶村,去德清吃如今家乡灭绝了的塘鳢鱼,去杭州凤凰山里吃地道的杭帮菜……

在无数次的聚谈中,我知道了他是海宁皮革城的主题设计者,至今设计了大大小小的项目有200多项,近年,他设计的珍珠文化旅游小镇更成了德清县新地标!

他曾任浙江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在此期间,他对于西溪湿地的开发与保护,对兰溪告天台的古迹的保护以及对建筑工程的评奖活动等,都提出了极具真知灼见的建言。

他在设计理念上,推崇中华民族传统的古典美,又不排斥西方大胆又奇特的创新美。他与著名设计师奥雷舍便多有交往,并欲共同合作设计中西合璧的项目,便是一个佐证。

他对文学依然怀着深深的挚爱,对自己写的文章字斟句酌,我几乎看了他写的所有文章,尤其这次浏览他筛选过的书稿,我要说他是建筑家里的文学家,文学家里的建筑家。

他是一个孝子,从杭州回家探母,必带点杭州的竹笋,甚至从农贸市场买几条鲜活的野鲫鱼给母亲熬汤喝。他对母亲的深情可从本书的开篇《老屋的栀子花》里窥见一斑,写得情深意切,读后令

人潸然泪下。

他对故乡怀有深沉的爱,对小学老师浦老师的深沉关怀念念不忘,对嘉定古城,古城里秋霞圃的一草一木饱含深情的忆念……

震鹤长我两岁,在为人为事乃至为文方面都堪称我的楷模,读者如果读完全书,掩卷而思,定会获益匪浅,并会首肯我的观点的。

目 录

序 赵春华 /1

辑一 /1

老屋的栀子花 /3

“历史问题” /9

牧童生涯 /14

秋霞圃纪事 /19

吴大箴老师 /24

让母亲“操心” /27

嘉定之美 /30

远去的故乡 /33

辑二 /37

切切其情告天台 /39

为有源头活水来

——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磐安调研纪实 /44

“牛”气与“牛”道

——墨尔本房地产拍卖随记 /51

情抒未名湖 /59

“越中山色” /65

“远大”一日 /69

辑三 /77

奥雷舍人和他的“大裤衩” /79

国家大剧院和 798 艺术区 /85

诞生于磨砺之中的世界遗产

——我所知道的悉尼歌剧院的故事 /91

郭庄之美 /96

守护美丽 /101

南浔近代丝商建筑的价值及保护理念 /106

杭州建筑思辨(三题) /115

杭州北山街 /123

苏州山塘街 /128

西溪轶事 /132

西塘的廊棚 /138

潍坊十笏园 /141

腾蛟半日行 /146

碗窑的故事(一) /150

碗窑的故事(二) /153

辑四 /157

青岛的魅力 /159

抒怀刘公岛 /164

感受敦煌 /168

瘦了西湖情更好 /173

又到韶山冲 /177

美庐凌霄花 /182

大丰麋鹿 /186

梁祝故里驻马店 /191

相约荻港 /195

杭州翁家山 /201

西湖阮公墩 /204

同里雅文化 /207

金乡卫城 /212

“山沟沟”印象 /215

德清的塘鳢鱼 /219

下渚湖的朱鹮 /222

郭洞之忧 /225

最后的藕花洲 /228

桐庐环溪村 /232

十年济州岛 /235

德国奇遇 /238

辑五 /241

也说大闸蟹 /243

岱山大黄鱼 /247

“小白菜”的梦想 /251

有趣的杭州话 /254

杭州话与嘉定话 /257

杭州的“调排” /260

塌菜、塌棵菜及其他 /262

掬饼、浜瓜和斗板 /265

狗年说狗,也说猫 /268

后记 /271

辑
一

老屋的栀子花

一

老屋动迁,最让人揪心的是屋后的那棵栀子花。辞书上说,栀子花是多年生常绿灌木,但这棵栀子花已有六十多年历史,似乎已成乔木,枝干虬曲,高过了屋檐。

老屋建于1948年,栀子花是母亲在房子建成时栽下的。那时母亲二十多岁,新媳妇,乔迁之喜,在屋前屋后栽了各式的花。但存留下来的,只有这棵栀子花。因为它在屋后,一个背阴又不碍事的地方。

二

母亲出身大户人家,因此有点同村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观念和见解。栽花种草是小事。持家“大事”,母亲主张子女读书,走出去,走出家门“六尺”地界。这在现在,也许是天经地义。但在当时,在多一个劳力多一个工分、多一个工分多一份收入的农村,让人不太理解。

老屋建成第二年,家乡解放,那年我七岁,农村还没有像样的学

校,母亲便让我到离家很远的城中心一个叫秋霞圃的园子里上学。那里有一所很著名的私立学校,是嘉定名门望族浦家办的。按现在的标准,是顶级的“贵族学校”。我是班里唯一的农村孩子。

父母的婚姻是不对称的,父亲的家境不很好,门不当户不对。旧时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时说起诸如现在“鲜花牛粪”之类的话题,母亲总是以外祖父处事马虎搪塞。其实不然,母亲生于1922年,她成长的年代,中国战乱频仍。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家乡又是淞沪战役主战场。母亲十九岁结婚那年,是难得安生的年份。

三

栀子花适宜在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环境中生长。常绿,五六月开白色的花,馨香四溢。我家这棵栀子花,虽不具备良好的生长环境,但“白日不到处,青春却自来”。它也年年开花,年年馨香四溢。

江南一带,栀子花同白兰花一样,是一种惹人喜爱的花卉。每到春夏之间,“白兰花——栀子花——”常有人沿街叫卖。故小时候,只要栀子花开了,我和妹妹弟弟就争相去采,有时只是花蕾,也连枝带叶掰下来。无节制“索取”的结果,栀子花伤痕累累。但它顽强,“一息尚存”,依然开花,依然馨香。

四

农村的大户人家,或者说地主。母亲嫁给父亲,虽摆脱了地主成分的桎梏,但抵挡不了生活的困境。最难是学费,吃穿自给都有困难,没有余钱,故只能变卖母亲的嫁妆。

较之一般农户,母亲有不菲的嫁妆,衣服、布匹、家具、金银首饰……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一只镶着圆圆镜子的梳妆台,在当时农村是稀罕之物,抬出去的时候,买主只给了八元钱;至于金银首饰:手镯、项链、簪钗……一件一件都卖了,卖得只剩下了一些散落的珍珠。这些珍珠,因为干瘪瘪的,品相不好,才留了下来。但母亲很看重,晚年,一再关照女儿,等她百年,要把它缀在衣服上。

1955年春夏之间,统购统销粮食向城市倒流,青黄不接,家里揭不开锅,母亲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弟弟,到上海投亲靠友。上海的这亲戚,是外祖父的外甥女,母亲的表妹,因其母亲早逝,是外祖父把她养大,后来当了工人,成了工人阶级。表妹对姐姐到来,关起门来招待有情有义,但不让母亲出门,限制母亲行动。那个年代,表妹想以这样的方式,摆脱同“地主”的牵连,这在当时也不算不理智和离谱之举,只是如今已不能为人理解。

母亲因此在表妹家坐卧不安,度日如年。后来母亲回忆:那段时间,她日日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窗外的树,树叶由嫩绿转为深绿,街口有了梔子花的叫卖声,她掐指算算,梔子花开了,家里屋角那棵苦楝树也该开花了,乡谚:“楝树开花麦饭香。”楝树开花,麦子成熟,青黄不接的日子结束了。母亲迫不及待回家了。却不知城里比乡下地气暖些,梔子花开,乡下的苦楝树的花只星星点点,麦子才饱浆……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虽然生产队分红年年透支,家庭困苦依旧,交学费依然要变卖嫁妆,但母亲没有抱怨,有了集体,要苦一起苦,要饿一起饿,母亲觉得不再孤立,不再单打独斗,风雨飘零,母亲心里反觉踏实。

母亲个子不高,体质也不算好,但参加集体劳动从来都努力,都争先,不落人后。如今只要我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母亲挑着与

她个子不匹配的担子，深一脚浅一脚奋力干活的样貌。

五

伤痕累累的栀子花挺过了艰难岁月。

童年逝去，渐渐懂得了感恩，懂得了怜花惜玉，懂得了对栀子花的爱护，开春的时候，不忘替它培土施肥。1962年我读大学离开了家乡，再回家的时候，发现栀子花长高了，辞书上定性为灌木的栀子花，竟高过了屋檐。

高过了屋檐的栀子花，便有了阳光的温暖，有了春风的抚慰，老而弥坚，竟也有了绰约的风姿。

六

1962年，1964年，我和妹妹分别考取了大学。毕业后，分别在杭州和长沙工作。弟弟因“文革”没上大学，但他的子女也都大学毕业，在上海有了工作。母亲的坚守有了回报，从此以后，母亲杭州、长沙、上海三地轮流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母亲，见到了大千世界，见到了杨柳春风，见到了万紫千红……

江南乡间，对杭州是情有独钟的，旧时有点殷实的人家，都有到杭州烧香的传统。杭州有很多寺庙：灵隐寺、净慈寺、三天竺、东岳庙……但母亲同一般农村妇女不同，母亲不信鬼神，也不烧香拜佛。生活好了，母亲一如既往淡定。我带她走遍了杭州几乎所有的风景点，也没听她说过多少赞美的话。她对村里人说：“西湖其实只比乡下的湖大一点，岸边有凳子……”她还说：“‘虎跑梦泉’的泉水，没水

龙头里放出来的大，老虎也不是真老虎……”母亲用她特有的语言，“否定”杭州的美。但我知道，这时期，母亲心里是愉悦的，没有了枷锁，没有了困惑，赶上了盛世享太平，这是母亲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七

2012年，老屋动迁。对这与老屋共生共荣的栀子花，权衡了几个方案，最后把它迁回了母亲的老家。母亲老家的侄子，即我的表哥，在那里有一个院子。

栀子花是极易栽培的一种花卉，剪个枝条，沾点泥就能活。但母亲说：“这栀子花不一样，若动了根基，怕活不长，草木也是有寿期的……”

八

自从有了老屋动迁的消息，母亲的精神开始有些恍惚。87岁那年在长沙。妹妹说，妈成天待在阳台上，望着她以为的家乡方向发呆……

母亲想家了。

回到老家不久，老屋就拆了。母亲住不惯新居，新居不透风，闷在里面，精神有点缱绻，动作日见迟缓，晚上醒来，常下意识地问：鸡棚关了没有？柴火要搬没搬进来……这让我们非常担心，除了不间断轮流陪伴，后期，还为她请了护理保姆。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母亲对保姆是排斥的。妹妹回来的时候，她说：“你这次回来，要送我到终老……”妹妹再回来的时候，她又

说：“这次你能不能不走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当母亲知道妹妹上有老下有小也有两难，便不再开口。这使我们，尤其妹妹，越发不安：母亲一生只有奉献，这是她晚年唯一的“索求”，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不满足！

2018年，母亲97岁。春节，几场大雪联袂而至，天气比往年冷。弟弟早早安排保姆走了，我们不约而同都回家，同母亲一起吃年夜饭，一起过新年。这是母亲回老家后，唯一的一年大团聚。年初六，春节假期即将结束，凌晨，妹妹突然闯进我的房间，说：“哥，妈今晚有点不一样，她把我的手捏得很紧很紧……”

再次推开母亲的房门，母亲看着我们，慢慢地合上了眼睛……妹妹伴着眼泪，拿出那些干瘪瘪的珍珠，第一时间把珍珠缝在她的帽檐上、领子上、袖口上……母亲带着她从娘家带来的唯一存留的“身外之物”，安详地离开了她这个为之困惑、为之奋斗的世界。

九

同往常不一样，再次离开老家，心里空空的，于是惦念那栀子花：如有可能，我想把它迁到杭州，陪我终老。

车子开到表哥家的院子，比画半天说明来意，表哥回过神来，说：“呀——这栀子花，从迁来到现在，好像就没有开过花，去年，似乎连叶子也没长。”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把栀子花从树梢掐到树根，没见一点青绿。

草木有情！栀子花先于母亲，走了……

(2018年2月)